

从本能论到人类习性学

——社会行为的生物化解释的逻辑历程

方 文

社会行为，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一种由另一个体或群体所引发并且指向那个个体或群体（包括人类和其它动物物种）的行为。社会行为研究史中，社会行为的生物化解释构成一条必不可少的逻辑线索，从一个侧面深化了人类对于动物及其自身的社会行为的理解。首先是本能化运动试图来阐释社会行为的机制及其生物根基。

一、本能论的兴衰

社会行为的本能解释不断地受到审查。但它象涅槃的凤凰一样，又一次次地获得新的生命，并且不断地采取新的型式。

本能概念史也许比人类有纪录的历史更为久远。它们明显地出现在 2500 年前古希腊的文学及哲学著作中。从赫拉克利特到斯多葛主义者，再到阿奎拉及笛卡尔，本能作为与理性相对的概念，成就了有灵魂的人与无理智的动物的二分法（man brute dichotomy）^①。然而其存在完全缺乏经验证实。可以说，有关本能的前科学概念（prescientific concepts）不是从实际事实中推断出来的，而是基于超自然的哲学及神学体系的需要才建立起来的。在一系列这样的体系中，动物行为被认为受本能驱动，而人类社会行为则受灵魂及理智的主宰。

科学的本能观自达尔文始。为了反对人——动物二分法，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证明人类本能的存在，另一是证明低人物种（subhuman species）的理性行为的存在。这样，人和动物的进化没有连续性的神话给攻破了，他们发现了两者之间共同的进化链节。尽管如此，本能与理智之间的二元对立还没有受到实足的挑战^②。

社会行为的第一个系统化的本能体系是和麦独孤的名字连在一起的。1908—1936 年，麦独孤的教科书历经 23 版，并由此把它的本能论社会心理学带给了全世界。概括地说，这一理论认为个人行为及群体行为均发自本能。或者说，人的心中存在着几种由遗传而来的倾向，它们乃是个人的思想与动作及集体的思想与动作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乃是个人与民族的品格和意志依智慧引导而逐渐发展的基础。人心中的这种种本有的倾向相对的强弱，依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它们又会被文化程度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社会环境所激扬或都压抑，然而它们又都为各时代各民族的个体所共有。

麦独孤同意詹姆士的观点，本能在决定人的行为和心理作用上占据主要的地位，并且人至少也和任何一种动物具有同样多的本能。但麦独孤更深刻地洞悉到在本能作为纽带连接人和动物的行为外，人和动物的行为之间更具有质的差别。智慧发展程度不高的动物，其本能动作是本能的纯粹形式，亦即这种动作未被智慧所变化，未经智慧的指导而获得的习惯或模

仿而获得的习惯所变化。智慧程度越高的动物，其纯粹形式的本能动作愈来愈少。所谓动物的进化，麦独孤认为可以适当地理解为本能倾向以某种原始的未分化的能力的分化^④。这种未分化的能力，柏格森称之为生命冲动，叔本华称之为意志。我们因此可以把本能看作许多的分化的渠道，那种活力就是通过这些渠道灌注到有机体里去。

麦独孤以为本能绝对不能理解为复杂的反射动作，而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本能：它们是知、情、意。这就意味着本能的动作包含着关于某一客体的知，对于这个客体的情，以及趋向或者逃避它的努力。即使是一种最纯粹的本能动作，也是一个明显的心理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心理作用是一个生理兼心理的动作。在麦独孤眼中，反射作用仅仅是种生理作用，而本能作用兼有生理及心理作用。但本能已经有了永存的神经基础，这神经基础由遗传而来，是一种本有的或遗传的心理兼生理的素质。因此，本能，按照麦独孤的理解乃是“由遗传而来，或是本有的一种生理兼心理的倾向。它使主体对于某一类客体有知觉而注意，当知觉时，主体感受到一种特殊质的情绪冲动，并且对这个客体亦有一特殊的动作，至少也感受要做出这种动作的冲动”^④。

在麦独孤的本能清单中，较为重要的本能有逃避、好奇、生殖驱力、合群及获取等。每一种本能都有与之相伴随的情绪。麦独孤认为在本能之外，还有几种非特殊的普遍的倾向，如同情，暗示，模仿，游戏，习惯和气质，不能把它们误解为本能^④。而这种非特殊的倾向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尤其重要。这一部分也许是麦独孤的思想中最有启发性但遭到广泛忽视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麦独孤论述得不彻底的一部分。麦独孤没有清楚地说明本能和这几种非特殊的倾向之间的关系；在决定人的社会生活时，其功能上的分工，等等。

麦独孤的体系中，最为精彩的是他有关情操的思想。一些更为复杂的人类行为包含着两种或多种本能的结合。两种本能倾向同时引发，则相应的两种情绪就可以合成一种新的情绪。如果若干本能指向同一客体时，以这个客体为对象组织起来的情绪的复合体便构成高级的情操^④。情操比简单的本能更为复杂也更耐久，并且它不是遗传或本有的组织中固有的东西，而由经验来组织。

如果说麦氏的本能及情绪概念纯粹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那么他的情操概念则把我们引入到社会心理学的领域中。可以说情操概念是我们理解他的社会心理学的钥匙。由于情操的引出和发展，个体便从纯粹的个体生活进入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一切原初的倾向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都不过是本能情操化的过程。

麦独孤的本能论社会行为体系受到同代人过于宽厚的对待，但又受到历史过于严峻的考验。他在受同代人恩宠时，实质上也被同代人误解了。作为实验家的麦独孤的本能论绝对不是遗传决定论，而麦独孤的本能概念首先是一种原始而完整的心理过程，一种心理学研究的单位，全部心理的元素，它本身包含着知、情、意三个过程。由于其生理学的中央部的刺激而产生的情绪的冲动具有动力的性质，因此作为心理元素的本能活动自身是能动的，这样，整个的人的心理自身也是能动的，并且他的本能可以受经验及学习的调节^④。

而麦独孤在受到历史过于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实质上也被历史不公正的忽视了。长时距的历史进步并不能掩盖短时距的历史的不公正。在休谟和波普尔意义上，由不完全归纳而结成的历史事实并不能预示以后的历史进程。如果今天抛却有关本能的种种先见，去仔细研究麦独孤的这本著作，就会发现特殊的倾向，情操论等至今仍有着理论的启发及光彩。

有着生理根基的生殖驱力，作为麦独孤众多本能中的一个，在弗洛伊德那里则成为唯一重要的法则，并且被置换成另外一个玄学概念：力必多。在弗洛伊德的体系中，本能与心智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之间存在着永久的冲突。外显行为并不总是真实地显现其本能基础，因为社会或习俗驱动的文明生活对本能冲动的自然表达设置种种障碍，而使本能被压抑或者歪曲。只有借助特定的精神分析与技术如释梦及词语联想，才能揭示出人类深层心理中的内在动力机制。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尽管是从临床经验中推测出来的，但还只是种“安乐椅概念”(arm-chair concept)，从来没有直接地证实过。弗洛伊德后期专注于本能压力如何转化、升华，以及如何通过经验综合到与社会相容的思想及动作模式中。随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强调社会及文化角色在形成心智结构及动力方面的作用。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在精神分析传统中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麦独孤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迅速采纳一种动力学或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行为问题研究方法。到处都充斥着人类行为(包括社会行为)的本能清单。本能教义被无限制地放大，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本能一词被越来越空泛地用于几乎一切型式的人类行为一致性，只要可能和某种遗传基础沾上边，无论有无证据。结果，所有的人类行为被许多理论家肆意地套用本能这种神奇的工具——单词魔术来解释。本能概念被扩展到自我矛盾的程度。只有有关人类行为的本能命名，而没有艰苦细致的解释。如果一个个体和同伴同行，这种行为则被理解为他受群集本能驱动；如果他独处，则又被解释为他受孤独本能驱动。在这种的情景下，少数心理学家在应用本能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工具时感到犯罪。配合着华生行为主义的出现及渐渐壮大的影响，在任何心理学理论中一种反本能的运动开始了。

1919年，Dunlap 抛出了第一颗反对本能的炸弹^⑧。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中，Dunlap 指出，在麦独孤的所有思想后面都有一种对本能活动的目的论的定义。当真正冲动性动作发生于动物或早期童年水平时，几乎完全不可能把它归结为一种明确的目的。假如关于这一类冲动的某种严格生理学的看法被认为是剖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些明显可见的有目的的或寻求目标的活动就可以不要任何适当的证实而被降低到盲目的和看不见的力量，其中只有一种关于目的的公理假设而没有任何适当的因果证明。

而最为坚定的反本能运动的理论家则是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华人科学家郭任远，他因此在心理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继承华生行为主义的主张，他极力主张从有关人类及动物行为的解释中全部清除掉本能概念^⑨。在一次著名的实验中，他曾成功地让新生的猫和鼠在同笼中和平相处。在此后的十年内，各种反本能的著作象潮水一般涌现在教科书及期刊中^⑩。

虽然行为主义者意欲在心理学的科学语言中清除掉本能概念及其阴影，但反本能运动并没有获得彻底的胜利。因为在以后相继的行为主义体系中，行为主义者还是内涵着本能的一此观念：在有关学习的驱动——减弱理论中，原初生物需要(primary biological needs)以及主观目的性(subjective purposiveness)仍作为必要概念而存在^⑪。

二、动物行为研究热情的兴起

当本能论作为过街老鼠，而实证方法作为主流在三十年代占据美国心理学界的时候，以 Lorenz 和 Tinbergen 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动物学家开始关注在生物体赖以生存的栖息地(habitat)对其行为的习性学研究。他们漠视有关本能的赞同者及反对者之间空泛的文字论争，

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有关动物物种行为的广泛事实上，然后基于这些事实发展有关本能行为的观点，其目的是使本能成为客观概念，本能研究成为客观科学。

习性学的理智背景是古典动物学(比较形态学及进化论)和业余爱好者的自然史(amateur natural history)。最初的习性学研究是致力于绘制物种特征的行为模式(species-characteristic behavior patterns)的详尽的表单(inventory)，观察物种特征的行为模式的系列模式化过程(sequential patterning)，以及这种模式发生的频率分布以及行为模式变异的分类分布(taxonomic distribution)和物种特征行为模式的生物功能^⑧。

作为习性学之父，Lorenz 把习性学界定为致力于发现由明确及特定的生理过程或者特定型式的遗传品质内在决定的行为模式^⑨。这些行为模式可以归结为本能活动(Instikthandlung)。这种固定动作模式具有以下特征：(一)刻板的(stereotyped)，(二)为物种的所有个体，至少是一种性别的个体所共同具有，(三)在基因继承性以及不学习的意义上是内在的，(四)内源控制的(endogenously controlled)——，一旦启动，没有外部刺激的进一步调节也是完全表现的，(五)欲求行为的可变系列的目标及终点。

固定动作模式，在 Lorenz 看来，不仅要受环境刺激的激发，而且还受到其它个体刻板行为——释放装置的刺激。所谓释放装置(releasing equipments)则是特定物种的动物个体所表现的那些行为特征使得存在于同物种的个体中的那些释放机制(releasing mechanisms)活动起来，由此获得本能行为模式的若干线索^⑩。

Lorenz 理论中，争议最大的要数其关于动物侵犯行为的能量模式(energy model)，有时又被称为水力学侵犯行为模式。Lorenz 认为侵犯行为是一种受本能驱动的能量逐渐聚集。这种能量到达某种饱和状态，无论有无合适的外界刺激最终都要被释放掉^⑪。侵犯行为表现的过程类似于冲洗厕所的活动过程，抽水马桶一旦刺激出现，水箱上的阀门打开，全部储水就象侵犯行为的能量一样，全部发泄出来。因此任何有效的刺激都会使贮存进来的能量释放出来。而当能量集结到达最高峰时，即使没有适当的刺激起作用，它仍然会自发地奔涌，而与此相关的要素正是那种作为驱动力，作为社会释放装置，作为本能释放机制以及作为那已经完成的行为模式的内在的本能力量。因此侵犯行为是内在自生的，无法避免。

其他的一些习性学家不满意 Lorenz 能量模型中的非生理学倾向，以及他有关本能活动及其控制的元素主义倾向。Tinbergen 注意到具有任何原初生物功能的行为模式，如营养及生殖，倾向于发生于系列之中。在这个系列中，越来越特异化的欲求行为相继出现，仅仅最后的行为以刻板的，某种物种的典型动作而告终。欲求行为系列中一种动作型式向另一种动作型式的转移受到动物遭遇特定的释放刺激(releasing stimulus)的影响。在这个系列的每个阶段，除却最后的阶段，常常跟随几个可以替换的欲求行为型式，究竟哪种型式的发生则依赖于遇到哪种可能的释放刺激^⑫。

在这个系列的背后，Tinbergen 描绘了一种依层级不同安排的动作发生机制，它由神经中枢及内在释放机制组成一个系统，而内在释放机制则规化了行为得以表现的动机冲动流(motivational impulse flow)。Tinbergen 把这个系统称之为本能。生殖本能的激活，则意味着从生殖层级(the reproductive hierarchy)的最高部分的动机冲动流的产生，以及这些冲动流在求爱(courting)，领土争斗(territoryfighting)，交配(copulation)，筑巢(nesting)，父母行为(parental behavior)等等中的表现。哪种行为得以表现，在任何时候都依赖层级上冲动

流的累积以及合适的释放刺激的激活。

Tinbergen 象麦独孤一样，认为动物社会行为与生俱来，具有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功能。但 Tinbergen 努力借助纯粹机械的或准机械的 (quasi-machanical) 层级模式来解释物种的行为，避免了麦独孤的本能中的主观性。然而，Tinbergen 层级模式的经验价值也令人质疑。尽管 Tinbergen 用准生理学的术语来阐述这个模式，但其许多关键品质现已发现与动物的生理实在没有紧密的相关。事实上，层级模式的结构是基于对外显行为 (overt behaviors) 的生物功能特征的分类，和对暂时的动作系列模式的分析。支持层级模式唯一的证据也许在于它对外显行为的解释。Lorenz 和 Tinbergen 理论具有许多积极意义，他们极大地推进人类对于动物行为的了解，并为观照人类自身提供一面科学镜子。但其理论中生理学的可信性，诸多理论术语的不可测量及不可操作性，过多地对外显行为的重视正日益受到严厉的批评。

另一位习性学家 Thorpe 尝试来重新审查有关本能的习性学概念。依照 Thorpe，本能概念的中心思想是“内在驱力” (innate drive)。在他看来，本能有几个特征：(一) 继承的协调系统，(二) 继承的刻板的动作模式和 (三) 刻板的释放机能^⑧。Thorpe 依据有关基因编码的现代遗传学的思想来解释物种个体继承 (inherited) 的特征，主张行为模式所表现的复杂性主要来自生殖细胞 (germ cells) 中的指令而不是来自环境的指令，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行为模式是内在的^⑨。

用三言两语来论述习性学大师的理论也是不公正的。美国行为主义传统的心理学家专注于动物的学习规律及机制，以期能从中发现人类的学习规律。与之不同，习性学家通过对自然栖息地的动物的行为的系统观察，复兴了有关社会行为的生物性基础的研究。他们由于注重动物行为的先天性而与美国行为主义者强调学习及经验分道扬镳了。也与麦独孤不一样，他们并没有试图罗列本能活动的清单，因为这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及非严谨性。

习性学的一个现代的激进的变种是创建于美国的社会生物学，以 Wilson 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作为理论代表。其目的是将社会行为的机制彻底还原到基因水平，力图去建构一切社会行为的遗传学。Wilson 曾写道：有机体仅仅是 DNA 复制更多的 DNA 的工具^⑩。社会生物学家在习性学的基础上更为激进地认为，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都是基因。动物 (包括人) 生存的目的就是让自身的亲本基因能够长存下去。一切难以解释的社会行为如攻击、利他主义等，都是基因为了复制自己所采取的策略，其目的是通过自己或他人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代，一切生物科学及行为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基因的遗传规律为基点，才能阐明动物的各种种群现象，揭示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行为模式。

从经典习性学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努力再到社会生物学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学努力表征了关于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化。可以说，习性学对于动物社会行为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其研究成果正汇入当代心理学的理论图式中。因此，逻辑上一个自然推论：习性学的方法及其成果应用和外推到有关人类社会行为中的有效性，就成为许多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一种建立新学科人类习性学 (Human ethology) 的努力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

三、人类习性学：主张及限度

依照 Lorenz 和 Tinbergen，习性学被理解为“行为的生物学”。它强调这样的观念：动物行为及其生理基础是种系进化的，并且应当作为进化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这种努力的成功导致进一步的尝试：应用习性学的方法及进化观到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的现象上。这

里涉及许多关键问题：从动物行为到人类行为的推论逻辑 (logic of inference) 是什么？文化和历史是否也象自然环境对动物行为一样，对人类行为的发展及决定具有重要意义？是否存在典型的人类行为型式，它们不能依据动物习性学来合适地区理？

习性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实地研究及比较法。习性学家强调在动物自然栖息地及社会生活世界中研究动物社会行为模式及其发展，很显然，这种实地观察法对于研究人类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只有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中才能较真实地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表现及发展。对于动物依恋 (attachment) 及印刻现象的观察启示我们在真实地母子互动情景中观察他们社会行为的表现及发展^②。注重实地研究已日益成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呼声，以反抗占主导地位的实验室研究模式。

而物种间社会行为的比较以及把它们扩展到人类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受到大多学者的广泛讨论。经常有人指责习性学家在从动物到人类行为的解释中制造许多不合理的外推 (extrapolation)。

如果采用由形态学家所精心发展的同源学 (homology) 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观察到的两个或更多物种间的类似的行为模式，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还是各自独立的进化。前者可以归结为同源学的模式 (patterns as homologous)，后者则是类比模式 (patterns as analogous)^③。涉及到人——动物社会行为比较时，常有人主张仅仅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的研究才有解释价值，而其它对于灰脚鹅 (greylan geese) 或蜜蜂等与人类相距甚远的物种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实质上，这样的批评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仅仅同源学的研究才有价值。但类比学的研究，有时也能对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比同源学的研究更有启发^④。类比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的选择压力在不同的物种中独自地构造或引发行为模式。如果功能形态学家 (functional morphologist) 有兴趣去研究支配翅膀 (wing) 的构造 (construction) 的规律，他肯定会合理地研究尽可能多的物种的翅膀，尤其是互不联系的物种的翅膀。没有人会质疑在这种情形下正确的研究程序是去研究昆虫的翅膀、鸟类的翅膀，甚至还会去比较人造的飞机机翼。生物技术学 (biotechnics) 广阔的领地从这样的类比中会得到丰富的启发，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涉及到社会行为，从类比学的角度来研究肯定是合理的：什么样的选择压力会导致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的起源及发展，不同物种中的支配层级的形式，以及什么规律支配其发展及其型式的物种特异性。因此在尽可能多的物种中而不仅仅是在相关物种中去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诸多现象是值得推荐的，只要不是把动物研究的局部成果贸然推论于人类身上。

人类习性学家 Masters 在仔细研究有关物种间行为比较方法论后，认为，如果人类习性学要避免严重的错误，有关分析水平的仔细的辨别是至关重要的^⑤。当我们把生物方法及假设用来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时，有必要来严格地界定功能分析及因果分析这二个不同的分析层次。

在近期有关习性学 (包括社会生物学) 的文献中，许多困境导源于原因及功能概念的混淆。一个因果过程或机制乃是解释产生形态结构或行为的实在因素 (material factors)，而功能过程则相反，它指示结构或行为的后果 (effects)。一个给定的因果过程也许会导源于多种功能原因，而一种类似的功能也可能由多种不同的因果过程所达到。因此，因果过程不能间简化为功能解释，而功能过程亦不能简化为因果解释。科学活动的目标是发现支配所有类似现象的规律，并且研究活动也受这一目标所激发：为假想的 (presumed) 功能适应提供因果

解释。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社会生物学理论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应用性。采用族内适宜性 (inclusive fitness) 概念的种群遗传学 (population genetics) 的模式被社会生物学家用来解释智人 (Homo sapiens) 的利他主义及自私性²⁸。这种思路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倾向于用因果过程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方式。而事实上, 基于种群遗传学的基因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发生作用后, 则会实施选择过程。这样说来, 解释水平是功能性的, 除非机体与环境间的关系的精确过程得到详细说明。

精确地说, 人类利他行为的因果分析应该能够详细说明包含在所界定的行为中的神经学的, 发展学的及社会的诸多因素。而功能分析则要解释何种程度上这种行为以及与它有关的因果机制是适应性的²⁹。

在功能解释的水平上, 族内适宜性的概念是基本的, 因为它可以使社会生物学家来推想占优势的特质在基因库中实际的扩展, 但它并不能提供有关利他主义的因果解释。

许多最为深刻的社会生物学家如 Trivers, Hamilton 和 Wilson 都讨论过一种假想的利他基因 (gene for altruism), 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把基因理解为因果的, 而将利他则理解为功能的——实质上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分析水平。

因果分析及功能分析之间的区分提醒我们注意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 新学科如社会生物或人类习性学的支持者把功能解释匆忙地当作因果解释; 另一方面, 社会生物学或人类习性学的批评者则攻击他们把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简约为生物原因, 而因此忽略了这样基本的事实: 所提供的解释往往是功能性, 而不是因果性的。两种解释之间的任何逾越及相互替代都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 人类习性学家采用习性学方法已经在人类社会行为研究领域中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由于受到印刻现象的启示, 人类习性学家唤醒了对于儿童早期经验以及母子互动重要性的认识。一种新的思路正汇入到社会行为研究中。

作为一种新学科, 人类习性学的方法体系及研究范围仍不明确, 但雏形已经形成。Masters 在人类习性学中已分出九种分析水平: 其水平基于空间上三种切点 (个体、种群及物种) 和时间上的三种切点 (共时的或结构的, 短时的或可逆的, 以及长时不可逆的变化即进化)。见下图:

人类习性学的分析水平

时 间	空 间		
	个 体	种 群	物 种
结构	形态学 (身体及动作模式)	群体结构 (或社会结构)	基因库 (生殖结构 breeding structure)
功能行为	动作系列	互动系列	行为全域 (behavior repertoire)
不可逆的变化	个体发生	传 统	种系演化

资料来源: Masters, 1976. P88. ②。

Masters 所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人类习性学的框架。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应该以一种宽容及开放的态度, 努力将人类习性学的研究汇入到社会行为研究的潮流中, 深化对于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

社会行为的生物化解释, 或者说生物化的社会行为论鉴于这样一个素朴的信念及常识: 动物及人类社会行为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由于许多学者辛勤扎实的研究, 它也确实推进和深化了我们之于动物及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的理解, 并且同时也拓展了人类的视界, 有助于我们抛弃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谬误。但它在强调社会行为的生物决定因素时, 却忽视了社会行为尤其是人类社会行为广泛的文化塑造及社会情景的制约。社会行为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因果论解释都不免流于肤浅。生物存在, 连同文化存在及社会存在构成人类个体的三位一体。作为统一的社会行为论的有机组分及思想源泉, 生物化的社会行为论, 必须连同文化学或心理学及社会学的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成果, 依照某种确定的框架, 被有秩序地重新构造。当代社会心理学家也必须以一种开放、宽容及谦逊的态度扬弃其丰富的理论及经验遗产, 为了统一的社会行为论的早日到来。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 Beach, F. A. 1967 *The Descent of Instinct*, pages 44—53 in Hollander, E. P. et al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Univ. Press. pp44—46.
- ② Ibid, P46.
- ③ McDougall, W. (1908) 1936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23 th ed,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P311.
- ④ Ibid, P25.
- ⑤ Ibid, PP70—103.
- ⑥ Ibid, P137.
- ⑦ 方文、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引论》, pages 64—76 载马文驹、李伯黍主编《现代西方心理学名著介绍》,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PP64—65, PP68—69, P75.
- ⑧ Dunlap, K. 1919 "Are There Any Instinc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4, 35—50.
- ⑨ Kuo, Zing Yang 1921 *Giving up Instincts in Psychology*, *Journal of Philosophy*, 18, 645—664. 1922 *How are our Instincts Acquired?* *Psychological Review* 29, 344—365. 1924 *A Psychology without Hered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31, 427—447.
- ⑩ Kranty, D. L. et al 1967 *The Rise and Fall of McDougall's Instinct Doctrin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3, 326—338.
- ⑪ Talor, C. 1964 *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r*, N. Y. Humanities Press.
- ⑫ Bear, C. G. 1968 *Instinct* pages 363—372 in Sills, 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8 Vol. s in all). vol. 7. New York, The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P367.
- ⑬ Lorenz, K. 1950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Studying Innate Behavior Patterns*. pages 221—268 in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in Animal Behavior*. Symposium No.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⑭ Lorenz, K. 1970 *Studies in Animal and Human Behavior*, 2 Vols.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Vol. 1. 1970; Vol. 2, 1971.) P106.
- ⑮ Lorenz, K. 1966 *On Aggression*. New York; Harcourt.
- ⑯ Tinbergen, N. 1951 *The Study of Instinct*. Oxford; clarendon.
- ⑰ Thorpe, W. H. (1956) 1963 *Learning and Instinct in Animals*, 2nd ed., rev. & enl.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P17.
- ⑱ Ibid.
- ⑲ Wilson, E.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P3.
- ⑳ Dunn, J. 1979 *Understanding Human development;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in an ethological approach*. pages 623—641 in von Cranach, M. et al (eds) *Human ethology; claims and limits of a new discipline*. Cambridge Univ. Press PP639—641.
- ㉑ Eibl-Eibesfeldt, I. 1979 *Ritual and Ritualization from a Biological Perspective*. pages 3—55 in von Cranach, M. (eds). P9.
- ㉒ Lorenz, K. 1974. *Analogy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Science* 185, 229—234.
- ㉓ Masters, R. D. 1976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Analogical Comparisions between Species*. In von Cranach, M (ed) *Methods of Inference from Animal to Human Behavior*. The Hague; Mouton.
- ㉔ Wispe, L. 1978 *Altruism, Sympathy, and Helping behavior*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㉕ Masters, R. D. 1979. *Beyond Reductionism, five basic concepts in humn ethology*. pages 265—284 in von Cranach, M. (eds). pp266—268.
- ㉖ 同 (23) . P88.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林之满